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九八號

據

清·隆慶修，宗績辰纂
道光八年刊本

影印

湖南省

永州府志

(一)

5/16/01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956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九八號

據

清·道
光
八
年
刊
本
清·隆慶修，宗績辰纂

影印

湖 南 省

永州府志

(二)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953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九八號

據

清·隆慶修，宗續辰纂
清道光八年刊本

影印

湖南省

永州府志

(三)

5416/01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954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九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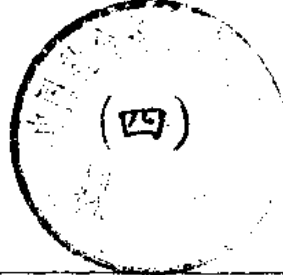
據

清·隆慶修，宗續辰纂
清道光八年刊本

影印

湖南省

永州府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6955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二九八號

據

清·道光八年刊本
清·隆慶修，宗續辰纂

影印

湖南省

永州府志

(五)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16/10/175



10097178

永州府志舊序

夫畫疆分理盛治之常經懷土樂生庶民之恒性古來聖君賢相則壤定賦建官罷吏設為禮樂法度以董勸之凡以為民也禹貢列其山川鎮澤辨墳墟青赤泥塗之異以制因賦高下之則至於德籌錫福抽箇籍菁茅之微亦舉而載於簡策周禮辨方正位經國經野大司徒掌邦教職方氏掌輿圖外史小史領邦國四方之志稽民物畜殖之宜而男女之眾寡閭里之纖屑皆無不書班氏諸地里詳古今沿革與民風生業飲食俗尚使觀者有考焉此志之所由助也我國家治化期洽聲教四訖至於海隅日出莫不砥屬版圖宏遠功德顯巍直高出三代追為唐虞矣康熙八年詔天下各修志書復命儒臣編纂大清一統志斯即古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省察其俗之得失範圍於禮樂法度之中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也而車書王會之廣幅輳戶口之盛經制典章文物之備亦若覽禹貢周官而燦然在目犁然有當於心固已非尋常採輯之所可及矣顧一統志藏於內府未易仰觀通志卷帙浩繁且載各郡邑事蹟或撮要而未詳則府志尤不可以暫已乃永之有志先成於康熙九年為知府劉道著所修旋遭吳逆之變燬於兵燹僅有存者亦殘缺失次二十九年蓋平姜君來守是邦三年報政之期爰率其僚屬廣搜博考參訂會萃為卷凡二十有四為目凡三十於天地形勝賦役風俗官師人物食貨藝文之屬網羅放失舊聞斟酌勸戒其用心可謂勤矣刻成而乞弁言於余乃序而告之曰太守古之諸侯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師帥之道在焉美君其欲有所施於一方以化民成俗里仁處義斯不負聖天子建官維賢之至意乎抑徒誇博麗而備稽考遵功令爾飾文治也如以誇博而飾文則斯志亦既彬彬其有合矣若有

永州府志舊序

卷一百一十七

施於民而臻上理無若子周子之論聖以誠為本論聖可學以無欲為要元次山之自箴以仁讓清介忠直方正為最惟本之以誠而守之以無欲造乎仁讓清介忠直方正之域而地張隨時舉措各當於以取法於漢之龍召唐之元陽薛柳宋之歐寇楊胡繼踵諸公為

本朝循吏之績則余有厚望焉范忠宣曰吏事近民精心於此學之要也可不勉哉爰為書其端兼以告後之為政者云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季冬湖廣總督沁州吳璥序於武昌公署

欽惟

聖天子御極以來右文敷教百度維新特詔天下郡國咸修志乘以備通志採擇惟時郡國各徵召儒生考稽舊聞編輯成書邑上之郡郡上之省分疆定界舊萃搜討罔或漏遺而上下列序云

卷一百一十七

舊序

上

王

天子殫命諸儒臣分掌厥任用成大清一統志彰無外之模成不朽之業煌煌乎甚盛事也壬申冬予奉恩命撫楚入其疆自覽輿圖乃楚地也六百里而遙南中與郡東更州海陽南洞庭蒼梧北涇寧鄧陽縣八治年分縣不一大約不離楚域者近是惟大湖南北幅員既廣本朝以兩臺長分撫鄂湘星沙而以一制府統轄之郡邑雖分省志則一示不失楚舊服也永之為郡列地千里介在南陲山川奇秀形勝險阻控百粵扼五嶺人無爭訟俗尚絃歌家鄉禮義而化易字地足漁樵而人樂業載在傳記班班可考我朝定鼎踰五十載聖天子仁漸義摩聲教四訖無遠不屆永雖僻壤其荷甄陶而齊美中州當必有更進於古所云無疑者蓋管論之俗以化美地以人傳夫舉一世而裁成之者聖天子之事也就一郡一邑

而於化導之者更有司之責也永自唐以前未著其名自
子厚元次山輩後先仕宦其間而西山銘銘語溪丹崖之勝至
今形於詞人學士之口與瀟湘雲夢同主咏歌回思昔日之
瀟湘沒於榛莽藪澤間者豈真有陸離之怪不可遏抑者哉特
以二公名重一時而托以傳者遂因不耳入山川之勝向
人以傳而況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以建山林隱逸高蹈之
其鬱勃不磨之氣賴人以傳者又當何如耶今姜君之成是志
也其提綱挈領發凡起例微顯闡幽義炳日星者予固向
目而嘉其政通人和振舉大綱土田賦稅以示屬吏崇化厲賢
以率士民則是書洵為政一大助也姜君可為知本末先後之
序者矣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仲秋署總督事湖廣巡撫三韓年遐
齡序

承陽蓋南楚一大都會也鄒水陸之衝當楚粵之要遙控百蠻

橫接五嶺瀟湘之水南北匯流九疑諸山左右環列周秦以來
列於荒服者蓋以徵發期會每多遠阻也漢晉之後繁華殷阜
而世遠人遐無能深考我朝定鼎至今垂五十餘年西山之
役奔走未遑演逆之興瘡痍尤甚自甲申以迄甲寅三十年間
屢經兵燹焉幸際

聖天子御宇加意撫綏耕桑之業俱已安集鴻雁弗歌於中澤
而絃誦日盛於堂庠矣庚午春予奉

簡命來守是郡察厥土之剛柔求教養之緩急遺文故老遺賢
可問爰與同郡僚采搜別舊文共相參訂刪繁增要勒成一書
付之剞劂凡三易寒暑方克竣工大抵承之所屬如祁東則田
少而戶多其民率挾貨而走四方從事於貿遷者居半故狡獪
日甚而樸茂之風蕩然若永江則界連富賈有可耕之地而猛

獠時警高山菁林防禦殊難焉寧遠為春陵故地新田又屬寧
遠分隸之鄉接壤尚寨習於關狼急之則入山林而為獠獍之
則出山而游食零陵附郭稍知自好道州淳熙有周子之遺風
習尚之不同守土者所宜留意也故墳壤黎赤賦田高下著於
禹貢箇節龜魚男女畜擾見之職方古之人無非因天之經順
地之利知民俗淳淳滴奢儉之故而因革損益之然則郡邑之志
謂非圖治之首務歟邇者

天子方右文偃武開東閣命儒臣網羅百代以光文治而秉節
諸大臣又復宣揚教化惠養羣黎予將以是書進之采風者之
側使知荒服之地為都會要衝政教之餘撫循尤急他日優渥
雅化吾知必有人焉出而光贊皇猷者以為斯郡倡是予之
所深願也夫康熙三十三年永州府知府蓋平姜承基撰

聖天子御極之八年詔天下郡邑咸修志大一統也於時守宰
承州府志

承州府志

祇奉厥事前承州太守劉公燦宇貳守劉公慰三輯郡志而刻
之意可以垂永久矣乃不四五年逆臣亂紀棗梨灰燼幾許成
勞蕩為烏有予以康熙三十九年承乏鄧丞瞻山川之秀麗景
物之清超竊嘆元初當年獲勝尋芳兀然千古思得班乘以當
臥遊而問諸故老遺籍泯然已而攝符道州得舊編於州儒常
子家俛而讀之大概得其二三猶未能快然於心洞然於目且
示之所屬八邑幅員遼闊南眺蒼梧鎖鑰門戶北望洞庭襟帶
咽喉其間民生之休戚風土之醇疵戶口之登耗政治之龐薄
皆長人司牧所宜周知而詳詢者而因時制宜斟酌調劑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非有成慮可稽於以服官而從政何異陟
崔嵬而去其階梯泛湖海而釋其舟航乎歸而請諸郡伯慕菴
姜先生擬將復刻成書議以允協乃上其事於大吏得請爰取
舊志重加增訂而介常子次第其篇章損益筆削郡伯為政予

與別駕施廉侯斯鹿滄反覆以盡其詳自舊志輟筆以迄今日
廿有餘年所未載者補綴無遺即前人之偶爾脫簡亦必博采
芻蕘秩然具備絲其大綱貫其條目凡爲卷帙二十有四臨文
五十萬言有奇三週寒暑而後告成一則考核之務精再則資
牽之莫繼而遲之又久雖不敢云後來居上亦庶幾乎毫髮之
無遺憾矣顧吾思之天下事或昔無而今有或始創而後因凡
天道之往復人事之廢興類如斯矣彼詩書所稱尙矣蔑以加
矣山茲而後左氏之編年不能無龍門之紀傳也凍水之長編
不能無紫陽之筆削也況夫柱下所掌名山所藏汗牛充棟窮
年殫斲而難盡者何可勝數大都因時感事有觸而後成也然
必胥富二酉學擅三長乃敢登作者之堂任立言之責予也自
惠寡昧不學無術又以冷署閒曹不自度量意匠經營躊躇指
据向非慕菴先生匡我不逮同時州縣諸君子相與有成其不

卷之二十一

五之三十一

致半塗而廢者幾希矣志成因弁數言志喜也夫志感慨也夫
康熙甲戌七月既望永州府同知會稽史在鑲撰

一郡之志卽一國之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自秦罷侯置守而
史職遂廢後世郡志之作其補史職之闕乎自漢太史氏有天
官河渠諸書而班固因之遂作地理郡國食貨等志此志之始
也考之上世巡狩述職上下兼重迨其後也王迹雖熄而述職
之典猶存述者何述其所志郡邑風土之屬而經緯區畫因俗
宜民以告成事於天子也自非疏舉縷指撮綱紀要戶口土田
莫辨人物物產莫辨雖欲取斯民而衽席之其道無繇矣迨著
自丁未之冬奉 命來守永州思精心殫慮革弊興利以奠安
黎元上報 國家乃求其要領而端緒紛如及欲考諸舊志而
兵燹屢經編帙散亡故老無存適上臺彙修楚志符檄屢下遍
徵郡邑紀載乃大集各屬新舊諸書網羅放失咨詢遺獻雖悉

其梗概而簿書日繁較譬易炫閱鎮江錢開少先生隱居南岳
西走使聘致與同寅劉慰三先生遍訪各流互相參考稽之歲
餘而書始成上自天文地理下及山川形勝田賦官師以至風
俗兵戎人物文藝無不搜索討論綜其常變究其指歸不敢乘
以躁心勝以浮氣以是準文劑質言必歸理義必有則存法戒
而備興觀庶幾不失古史之遺意昔三代盛時天子采風問俗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邦國都鄙之圖而周知四方利害凡以爲
民耳嗚呼民不獲見

天子而言情於其吏言之吏不獲知郡邑之情形於其志知之
爲吏而不留心地方民生之利病雖擁書萬卷學貫天人於治
術無當也故斯志既成而後之官斯土者可以考因革而善政
教生斯地者亦足以鏡得失而崇進修孔子曰與其托之空言
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然使春秋不經筆削亦且與晉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二

六百一十四

之乘楚之檣杪等爲消沉耳夫春秋之作豈僅僞魯國之紀述
哉卽以推之天下可矣道著之爲是書也誠懼一方之典藉散
亡而後世之法則無由故亟收其什一以質諸同人而俟損益
於後賢若謂國門一字名山千載則道著誠未敢自信也

康熙九年春二月永州府知府劉道著撰

國家纂修大典總之儒臣而命官分職各有攸司其在國在野
事雖不同要非推賢任能集思廣益不爲功誠以修詞需一人
之長而命意期眾理之咸備固因人以成事乎於以考核而折
衷之法遂莫詳乎此也余自鼓篋釋菜而後日從事於簿書屏
輿當事諸君子問俗採風思爲一代之成書殷殷然有志而未
逮迨丁未歲補承司馬地僻民淳兼處閒秩政務暇前較省又
不敢自擬遜謫以山水文章曠逸放奔也既而思之永雖居楚
南徼山水形勝可不識乎古哲名賢可不知乎土木蕃育可不

辭乎然最亟者賦役則壤之定制風俗人情之習尚忠厚廉節之倫揚爰考郡乘載微邑籍非缺畧而鮮存印稗野而無當雖日事刪除終屬散帙吾輩嘉興謀之幾銳意舉修矣而議者猶或難之難之者何謂徵發期會無暇日也淹貫博通無兼材也厚風筆札無宿儲也簡遺篇斷無蓄構也余曰否士大夫當勇於有爲居官者在於任事爲學之與爲政孰緩孰急乎區事之與家事孰輕孰重乎於是咸相推曰總煩握要必得若而人博綜遐覽必得若而人相助爲理必得若而人披閱檢校必得若而人政計多量募幾費籌畫焉適館授餐幾費懸懸焉捐已率人幾費裁酌焉訂疑拆與幾費抽繹焉夫然後事無鉅細理無隱遺道無古今人無朝野天文有分野矣而災祥豐歉之必書輿地有封域矣而沿革損益之必記丁糧有正額矣而供億雜項之必晰人物有代典矣而山林隱逸之必及若夫賢客之

冬丁 舊序

七

六十二十四

游咏隱釋之外傳以振田疇樹藝之微飛潛動植之類靡不斟酌先後而次序焉而志成矣初操觚者謂余曰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里巷歌謠則嫌於不文纖音靡節則嫌於不質一人之識力有限也未能洞悉而周知學問有數也未能博聞而彊記資斧有盡也未能付屬而投梓勸導有涯也未能旁引而曲喻公其謂我何余曰吾聞之竊狐之詩不如異蛇之說五月之令不如三事之歲理有未確明寧傳信而闕疑語有不經毋寧刪無而存有論有未定毋寧賤近而貴遠詳有未詳毋寧重耳而輕目至於破謬謬謬雜亂杜奸偽絕貴緣紀名勝存忠厚端風化此其大畧也君才十倍於余而猶余是問豈亦謀野則獲之意乎余又何能贊一詞若夫好善而惡惡進賢而退不肖小子亦有微長敢不虛已奉公以俟君子

康熙九年仲春永州府同知古燕劉作霖撰

蘇子山有言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史蓋若是其重也劉知幾之論曰史貴三長以才以學以識史又若是其難也夫今之郡志卽古之國史而其貴古今博綜天人備考方物較國史又加繁焉也何人斯敢言述作乎自戊申冬同劉慰三先生遊九疑友人施綬宜卽以承志爲請己酉春王毅菴先生來衡傳劉燦字先生命欲以志事相委未幾秦中李碩年亦以書來言言甚俱未敢應也不月餘劉公遣使以書幣至而綬宜復學舟來迎也於是勉強入承至則諸公大徵文獻及諸邑侯學博考人物採輿論搜見聞其文亦班班郁郁井然具列矣邑復榮彭子石樵桑子木生臣子仲文編次位置分疑刻目上自大文地運下及官師賦稅至藝文物產定爲二十四卷爲第一十有入爲文四十萬五千餘言始於己酉夏初告成於庚子春是役也諸君子殫心研慮廣稽遐覽事必考實文務從二人盡虛

永少府志

卷五

舊序

八

六百四十一

東見無獨是煌煌乎勒成一代之書邑幸屬諸君子後樂觀其成復何能贊一詞然至於筆削黜陟不敢阿諛徇俗苟且塞責以是報知己庶幾可矣孫樵曰爲史官者明不見刑辟幽不見鬼神不如是其書可燒也夫文人著述欲傳信千秋取法後學倘不能干城名教維持風化而使歸爲美詞以容悅流俗亦奚爲哉是則邑之所自信也而猶有歎焉者古人之爲一書也必在復考訂需之歲月務求信百世而無惑焉漢時郡國之書上之太史其副乃在宰相故太史得悉其本末得遣使巡行天下采四方風謠勒爲一書楊子雲提鉛懷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俗之語以備國書是以古人之史淹博綜核事理無遺闕也今則拘以方隅限以歲月又兵燹之餘載籍亡失一二記聞大半荒陋甚至物力儉固動成齟齬未免抵於俗態瞻顧容且欲展生平之蘊而臻美善之極憂憂乎難言之矣後之君子踵事修

賜稱其闕故庶幾有辭於辜我云爾鎮江發邦已開少題

永州府志

卷四

書序

永州府志稿序

從來修官書難於著私集私集各成家言然自有其倫眷官書則撰不一手文不一心一書之中矛盾林起往往不免知言者所譏馬班范沈以後惟陳水紫陽與華亭之明史稿皆以一手總其成故其書完密純粹表表天壤然則雖官書亦不當眾譏明矣當康熙間華亭獨被明史之命焉鄭人萬季野專治其事季野史學閎博舉金匱舊典草野稗乘無不旁搜廣稽而折衷一是然其成也季野不居其名華亭亦不敢擅其功書已進呈尙題曰稿示未定也迨後乾隆初桐城再修實未更易一字但加論贊而書遂定若夫志書之在郡邑猶之史也古今所傳方州記錄不過數十家而近代志書愈多其傳益寡蓋古者皆一作者任之今則視爲官書例常集羣力草草言而後作卽有明史體具史才者大都束縛於時俗不能自主且亦有其

永州府志

卷首

序

六百二十二

書不足以行遠垂久因陋就簡無甚愛重是齊郵亭解舍咄咄嗟管構呼市人以爲工折弱木以爲材黏墻箔門遇風而顛無或乎著述家之賤其備而卑其所作也道光乙酉余奉特簡來守永州秋初抵郡熟知志乘廢敝已久前權守呂君麗堂方有修志之舉與同城節鎮鮑公蘭舟交勉余以成事是余責也曷敢不任苦乏經費余亟與八州邑諸賢長分俸資纂修館餐既而勸八州邑士民鑄助由鑒前轍東安及倚郭以外罕有應者纂修宗君政恥竭晝夜心目手口之力五閱月書成過半其體謹嚴其義博大而十八卷脈絡貫串條理始終一空向來秉筆之習宗君之爲此志固不在庸脩見刊刻無資堅辭聘書所載潤筆六百元而屬余急籌付剞劂鮑公念此舉甚切復相從史與余各厚相俸金合東安及倚郭之所助刻費和集計日可以自工鐫版矣宗君顧謂余曰一人成書而擅厚幣專利

固不可一人成書而擅盛譽專名尤不可幸勿以此書爲定本可乎余不禁慨然曰有是哉子爲季野吾爲華亭昔人之用心可今可法矣爰復告之麗堂蘭舟二君議以其書爲永州府志稿皆以爲當存此書以繼前此之荒陲待來者之訂刪知者諒其苦衷不知者無所詬病卽此時郡人士有欲更爲鉅製者余不之阻也兩善則有唐書新舊之例在獨勝則有淮西韓氏之義存官書豈有定哉道光五年十有二月長白肇慶序

永州府志

卷首

序

二

一百八十

永州府志序

郡國地志始於漢備於隨而永州之專志見於以籍者則惟唐
章刺史笛一書由以荆概無傳焉自唐至於宋記載無常名至
明成化間姚氏昺所撰始曰永州府志明時凡再修書皆失傳
故家舊族遺變後無藏舊本者

國朝康熙中復再修之規模畧完而收帙微亡偶得不免開百
二十年迄荆守錫退齋始為草創以用浮費匱中輟又十餘年
舊版滋微郡人士憂文獻荒隆請之權守呂麗堂定議復修延
山長宗政取主編纂未幾麗堂去隆介庵至籌費艱窘又將輟
矣政取毅然謝館致願任其力屬介庵任刊刻資為鑒於荆之
中輟也稿脫即付刻甫及三之一而政取入都介庵又去置靜
軒繼之亦為作清其用歷三任而至於宗傳宗傳在京師聞政
取言此書未成比抵永政取亦還館知刻費不足亟為申論於

永州府志

卷首

序

六百一十一

眾眾皆慨然費稍稍集兩年中樽節度計以其半採山川搜金
石與刻志之未成者十卷而半葺濂溪書院齋舍齋舍成而志
亦成介庵初以是書出一人手筆為未安仍命之曰志稿意待
來者之復定也及宗傳來審其體制皆源本昔賢史志按其敘
述之辭亦具有古文義法惟列傳闕有滑舊志餘習官名姓氏
率從簡省者宗傳已為之參酌其字句至傳中凡引儒先多字
而不名與史例不合然方志視正史較殊有之以示重道尊賢
之意於義亦通故不改也昔夫星土之差志昔所襲者今正之
輿圖之要昔所昧者今著之山川之脈絡昔所離者今貫之
食貨之纖璣昔所忽者今覈之風俗之正變昔所畧者今詳之
人物之品類昔所混者今晰之以及藝文著錄事紀編年古蹟
金石之分代攷證皆舊所未有所因舊者特學校秩祀二志職
官選舉二表而已其開列正增補者亦十之四三統計全書幾

二百萬言竭其心思耳目之力以為之自來著書之孤且勤無
愈於此即大醇不能無小疵覽者亦將有以諒之矣至其愛古
而不私微令而不濫則眾所共見而共信矣宗傳不敢掠荆事
之美亦不容辭終事之責書成而名未定其何以垂信來許備

徵
皇輿于是既然去其稱稿之文焉郡人士有起而匡其誤補其
遺者願與討論而潤色之傳是書益進於醇不更善乎幸毋為
成書罷過也爰紀其作志之實以為序道光八年十二月朔日
桐城李宗傳海帆序

永州府志

卷首

序

一百八十八

永州府志凡例十二則

一因舊從長舊志經錢邦芑常在兩手相繼而成如斥注祀
論守禦書賦錄皆見直筆有義法今皆因之縣志則惟承明
江華未經修削者其紀載兵變極詳卓然不以粉飾為事且
其所記本無干冒忌諱舊志一切略去大事何微自有不能
盡因者若建置秩祀學校等門初擬貫各為一編恐掩目
目故但加損益仍依舊體分行布列其中樂器儀注舞佾之
類雖天下常制念邊隅典籍不備賴此書資考訂竊瑣毋缺
不敢矯為異不敢苟為簡也

一據古求信會鈺寧遠新志舊水考一以水經注為的確然
有條理今編探郡境水道以水經注證之所至多屬合處足
補舊志所不及即如黃溪以上之陽明山古籍無考按之實
當時潭山他如湘口之燕室邱龍泉寧遠之深水尤諸書所

永州府志

卷首

凡例

五百五十五

久佚者新省志多引水經注不加斷按固關疑之
異名並載其無定據勢將疑益傳疑理難滋謬今特為循
脈絡參之圖經苦思力求其合必不能合而後置之非
敢臆武斷也

一確探地形舊志郡總圖及州縣圖山水所在往往易置方
輿獨致詳於俗傳之八景可謂棄本而重末矣今專遺畫者
周歷境內導山溯川探索源委邊陲險要瞭如指掌經半年
之久而圖始成全境圖幅過多不能全刻且追於時日窘於
經費遙地深峻之處尙不能纖悉皆到未為完密無憾但視
昔稍為詳確而已

一釐正典禮各州縣名宦祠神祀前代本朝名宦通
祀者多參差專祀者多漏佚而鄉賢祠以華譚城崇緒
鄧崇為邑人而祀之尤誤之甚者今皆一一釐正行文州縣

照志更定至節孝祠或建或否惟寧遠經汪輝祖釐定有章
最可師法然奉文入祠姓名州縣志率不專載今猶明以待
補垂望可牧之良舉此缺典也

一聯絡山川方志俗例多以山水分條列載方輿遠近各不
相顧複沓歧錯自所不免今因其方輿隨其遠近而條貫之
若多隔閡勤諸數訪猶不能盡又未能應待歲月致稽全局
乃設為畱空待補之法便於增入其間或有治本志之誤不
當聯而聯者願與老成遺獻同是正之若題詩文用范石
湖康對山之例附於山水之下選一遺萬不遑師焉

一綜覈食貨一草一木民生賴之故物產為田賦先郡屬賦
役全書久不修改州縣志多以此類為贅文有鈔胥拉雜鈔
錄納鑿齟齬不一而足領款捐款全書所無更無載者嘗覽
湖南諸方志靖州志食貨最精次則湘潭令師其意而各為

永州府志

卷首

凡例

五百八十四

條貫以敘之其數之不齊察郡縣檔案文卷一一必求符合
誠以民力所繫不敢不慎也

一采問風俗舊志及州縣志志風俗大都抄襲歲時記並不
據事直書今以鄉三禮為宗又旁采其土諺山謠俗書巷述
將以陶化朴樸俾使知禮樂也府中近為條告首以正風俗為

先務郡邑人士不乏有心世教者範俗以禮自此始矣
一官表訂譌舊志所最疎者惟職官表時代久遠紀載殘缺
欲按格計年勢本不能特年號先後官職姓名有有可微不

容任誤乃若以梁張紹為唐張紹梁以宋李昉為唐末人以
吳徐陵為晉時守以永州刺史韓擒為即此永州略舉數端
已見其概甚者誤讀碑版顛倒名氏當日誤者想不深察也

今表於開局先成付刻太早三年以來屢訂屢改考核久而
外謬日出且亦有累於他書有誤誤不能臆定之處况如諸

外謬日出且亦有累於他書有誤誤不能臆定之處况如諸

葛詮司空荷柳八大使孫二者或莫考其代或莫舉其名
咫聞渺見何可以五十步笑百步更望後之博物君子匡正
其所未逮焉

一人物分類舊志人物甚少分類著傳微零陵先賢之舊稱
未爲不可乃又有異其例別爲周子世家及忠節孝友等傳
於先賢之前一似先賢不足以括之者今志稿本嘉慶間所
草創其書動筆處殊少而收傳獨寬驟加繩削不悅於人情
然品誼不分大德反隱故別先正爲九門以理學忠節行義
事功爲始仍冠世家於理學之先斟酌古今庶得各從其類
至耆民選老被

國家引年之典生存者亦爲附載姓名用志人瑞其列女傳節
孝五十以上例得請旌省志皆許立傳今並從之

一力徵遺文郡中前代良吏寓賢及鄉先正所撰著與近今

永州府志

卷首

凡例

五百五十九

吏士之作皆倣史例具錄其目其舊藝文志中詩文有類可
歸者悉已別錄借此編略備書目而未得接集其原書不能
於各目下盡列序文尤可憾者易三接忠鬼錄等書懸金購
之終不可得力微而竟不足徵不能無責於前此任職筆之
責者也郡中金石略自零陵補志始專輯爲一類新省志多
采之今又芻蕘獨折集州邑歲數之奇拾殘補闕審辨不遺
餘力較省志加詳焉然剽蝕淹沒古有今無十百于此豈足
以贗徵文之志哉

一專書實事方志本佐史之書自詳景物而略治亂者證出
而方志亡當省志未修之初湖南惟江沅江昱所撰清泉志
有編年事紀經此則許紹宗鄧顯鶴之修武岡志全倣史體
其紀兵事則用五季十六國之例稱載記皆備書一方治亂
之迹能詳人所未詳及省志出兵事更有專類今若僅以載

記書兵事則此外亦須別爲古今政紀而後可轉覺緒繁無
統因參用其法而例則一從清泉提綱附目一郡二千年事
胥在其中列末卷者志中衆類咸備以此總其成也

一慎收新傳纂輯之始凡行義貞節可採者卽定爲由縣加
結詳報事實未合駁問覆察覈定可入然後送館爲之附傳
三年中未有私授受者昔年零陵縣志登生存守節姑婦書
成十年而其婦垂老改節今因士紳公論而削之惟願今有
司之所舉他日皆無遺議則幸甚

永州府志

卷首

凡例

一百六十六

永州府志跋

永爲楚南一大都會山川形勝土俗民風茲誌備矣顧前郡守之經營纂脩之筆削時賢之參互考訂斟酌盡善號爲完書而歷久罕有識者且任其顛倒錯亂幾於不可句讀則亦當事者之責也桂學吏湖南凡五更閩丙寅夏履本任始入郡境凡山川形勝土俗民風昔所聞者今躬逮焉時以弗得當負委任是虞既視事求府志則所司無存書會早久屢禱無雨思所以迓神庥而甦民困者適零陵德衡齋明府以新裝是志見貽亟檢閱得宋至和間太守柳拱辰禱雨零陵王祠一事求王之爲神則今

勅封普應昭惠威烈忠靖英濟仁澤王俗稱爲唐公者於是齋沐會禱越十日雨降雖於農田僅微潤而幸得志書資考鏡事有端緒矣竊志經始於道光乙酉至戊子書成中更呂麗堂隆

未刊序

跋

一

介庵翟靜軒李海颿四太守秉筆者則會稽宗滌樓觀察觀察從宦零陵年且久尋主講濂溪學具淵源筆謝枝葉又濡染於次山柳州浮溪諸寓賢之流風餘韻同時如劉筠莊學博方略何子貞太史紹基楊紫卿上舍李鶴諸先生又能擴所聞見互相證明折衷至當故其爲圖經一爲志九爲表二爲傳四爲略二都爲十八卷蒐訪賅博斷制謹嚴蔚然成巨觀焉惜數十年來雜以軍事致少問津者而無知之人又臆爲剽補殊爲全書類今年夏屬道州何子栗茂才紹穎借舊本爲校讐稍復初觀會以赴省試未竟事桂公暇重校又得若干處立更之昔所病者十去八九爰裝訂成帙以存掌故而闕微猷抑更有進者戊子至今四十年中更江華趙金瓏一案及髮逆十餘年兵燹當時邦人士忠義奮發出而敵所愾立勲揚名以及婦人女子守身完節者固宜別白補入以爲志乘光而豐歉災祥之宜紀

守令丞掾各官職名之宜書與夫歷科徵召選舉蔭襲各事宜均應續入各表志以傳信惟茲事體大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爲邦人中賢且仁者實多有能起而分斯任者乎則今日是書之重裝早爲他日新志之嚆矢矣時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八月下浣輝發廷桂跋

未刊序

跋

永州府志目錄

卷首

序

創刊序

重修姓氏

目錄

凡例

舊序

卷一

星野圖經

輿地圖經

卷二

名勝志

本州府志

卷三

建置志

卷四

學校志

卷五

風俗志

卷六

秩祀志

卷七

食貨志

卷八

武備志

表附

卷九

藝文志

卷十

古蹟志

卷十一

職官年表

卷十二

選舉年表

卷十三

良吏傳

卷十四

寓賢傳

卷十五

先正傳

卷十六

列女傳

卷十七

事紀畧

卷十八

金石畧

版頁目

江華縣知縣姚熊燾

東安縣學生 蔣元甲